

板桥故居

他曾说“凡吾画竹，无所师承，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”，但画得那么傲岸瘦劲、骨气嶙峋，则为内在精神之活画了。

□ 撰稿 | 喻 军

四年前曾访兴化，雨中路过“郑板桥纪念馆”，可惜展馆打烊，执伞拍了一张模糊不清的合照，算是来过。甲辰正月初三，我去高邮，因顺路，特意再过兴化，至郑板桥故居一停。行车途中还一眼瞥见郊外的“郑板桥文化园”，却未停靠，也未去他的纪念馆，是有如下考虑的：相对于后人造设的纪念馆、文化园，故居毕竟是郑板桥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地方。他44岁中进士后去外地做官，晚年卸篆后，又回到这里终老，史迹意义更为凸显。

郑板桥故居呈简朴的徽式风格，清水砖墙，黛瓦覆顶，门额石刻为赵朴初题写。院子不大，有屋数楹，却处处透露出古朴雅致的气息。过道悬挂的“郑燮故居”为刘海粟手书，“清风轩”的匾则为启功字迹，轩内壁上的四君子图系郑板桥所画。正屋中堂，赫然见落款为“天池”（徐渭）的《墨荷图》和内容为“水夕苍茫夏扇，河间红树早秋黎”的楹联。长几上置郑板桥古铜色塑像一尊，壁板为翠竹漆画，稍加观赏，顿感萧萧飒飒，可状郑氏风骨。他曾说“凡吾画竹，无所师承，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”，但画得那么傲岸瘦劲、骨气嶙峋，则为内在精神之活画了。

迈入临水轩阁，后梁有郑板桥题写的“聊借一枝栖”，联句为“夜静斗撑弹剑月，秋高风洗读书天”。至于“难得糊涂”四个字，可谓郑板桥的“标配”，自然是一味高悬。郑氏书法，将汉隶融入楷、行、草，纵横跌宕，如乱石铺街，自谓“六分半书”。毛泽东主席曾赞曰：“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，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，这就叫掷地有声啊！”

故居内尚有书斋、小厨、卧室等设置，有



郑板桥《竹石图》。

人说郑板桥故居的紧凑格局，体现了他自撰的五言句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的意涵。且这副对联，常见张挂于外地一些店堂不大的小饭店里，平添几分“雅气”。要说这宅子在当年确实够不上豪宅，放之今日，实可称古典式园林了。除各间房屋外，郑家庭园中竹影披拂，秀木参差，太湖石粲然若雪，一齐环绕碧池，映耀亭榭。倘闭门索居，人不乐于近，板桥亦可不乐人近矣。还有一处挂满字幅的檐廊，汇集了近现代不少名家的景仰语，就连夸张大千“五百年来一大千”、夸吕凤子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的徐悲鸿，对郑板桥也是一顿猛夸，勒石曰：“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越的人物之一，其思想奇，书画奇。观其诗文与书画，不但想见高致，而其寓仁慈于奇妙，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。”

时人多知“郑板桥”，却少知他的字，郑板桥父亲是个教书匠，肚里自然是有墨水的。依据《尚书·洪范》篇中“燮友柔克”一句，便搞定了郑板桥的名：“燮”也；字：“克柔”也。因家处兴化东城湾古板桥西，遂取号“板桥”。

郑板桥幼年家道中落，频遭不幸，3岁母亲去世，14岁继母去世，多亏乳母照顾，得以长大成人。父亲去世时，他已有二女一子，生活窘迫，不得不暂别故乡，去扬州鬻画养家。他20中秀才、40中举人、44岁中进士，本想去京城发展，因故落空，只能在“小地方”扎根，先后出任范县、潍县知县。郑板桥官声清廉，颇有政绩，尤其同情民间疾苦，最为后人铭记。离任潍县时，百姓列队送行，他蹇驴人影，随身只带字画书籍，一路颠簸，回到兴化老家，直至老死于斯。■

信息

石至莹：东方故事集

近日，“石至莹：东方故事集”在余德耀美术馆举办。石至莹是上海油画雕塑院的职业画家。她始终关注对绘画本体和绘画语言的探索，擅于从东西方绘画史中汲取绘画技法的灵感，通过色彩、肌理、笔触等油画语言捕捉中国画所讲求的气韵生动。展览呈现石至莹创作于2010年至2024年间的约50幅绘画作品，试图梳理艺术家在这一阶段中的实践路径。